

《排演場的故事》

劇情大綱：

一個劇團在搬演俄國劇作家契訶夫名劇 - 《海鷗》的排演過程中，面臨許多環境與人際之間的衝突，包括排演場的拍賣、表演理念的歧見等等，他們會怎麼面對，又會如何自處

場景說明：

全劇共分四幕。各幕場景同為一間當代台灣的劇團排演場。

人物說明：

小羅子 男，三十多歲，劇團導演。

阿 秀 女，二十多歲，導演助理。

小 雯 女，近三十歲，劇團演員。

阿 風 男，三十多歲，劇團演員。

小 熊 男，二十多歲，劇團演員。

女 孩

第一幕

一間劇團排演場佔滿了整個舞台。左上舞台有一道門，通往排演場外，而在右上舞台與其相對的另一道門，則通往更衣間、休息室等等內室，右下舞台有一道門，通往儲藏室。右舞台 - 即內室門與儲藏室門之間 - 有一搭建的「舞台」，除了其後有一背景黑幕倚牆懸掛以外，「舞台」上空無一物。「舞台」的外觀顯得有些老舊與剝落，它的對面是一排窗，站在上面望向對面窗外，可以看到一棟棟公寓樓房。已是傍晚時分。

「舞台」以外，排演場內的其他部分散置了一些東西，包括立方體 (cube)、平台、階梯、靠椅、板凳，因未經整理而顯得零亂。靠窗附近，一個黑色手提箱及幾個塞滿物件而顏色不一的大袋子，格外顯眼。

幕啟時，小羅子與阿秀各自翻看著行事曆，已在對話。

小羅子： 這些時間，妳不能來排戲，好，記下來了。你怎麼這麼忙啊？

阿 秀：我天生就是個勞碌命，沒辦法。我要排戲，還要工作賺錢，要不然怎麼

活得下去。

小羅子：妳今天怪怪的。心情不好？有心事？哈，被我猜中了吧？好了，不鬧妳。要不要說來聽聽？

阿 秀：不要，不想說。

小羅子：幹嘛喜歡耍悶？妳不是想當演員嗎，阿秀。當演員要很愛講話，就算妳不愛講話，也要想辦法讓自己愛講話，特別要愛跟導演講話，這樣導演才有辦法幫忙。來，想像一下，阿秀，想像現在自己正在演一個心情不好的角色，向我這個導演說一說她為什麼心情不好吧！

阿 秀：排戲啊、角色啊、表演啊、劇場啊、演出啊，你整天都談這些東西不煩哪？

小羅子：那我來猜好了。我猜，嗯，這次演出，妳做我的導助還要去做行政，所以覺得很煩？

阿 秀：錯。

小羅子：那我猜是，嗯，妳爸媽又不准妳來劇團？

阿 秀：錯。不准有什麼用？我才不理他們。

小羅子：那 該不會又胡思亂想，想退出劇場吧？

阿 秀：不對 - 但接近了。就算不做劇場又怎樣？劇場裡，有我不多，沒我不少。

小羅子：妳看妳，又來了。會這麼說是因為妳看不見自己的優點，我好像有跟妳講過。妳想當演員，可是又老覺得如果當了演員，一定這個做不好，那個做不好。其實想太多，太鑽牛角尖了。還有就是害怕，妳害怕自己做不好 -

阿 秀：好好好，碎碎念，煩死人，乾脆跟你說了吧。其實，我最近一直在想，可能我永遠沒有 沒有上台演戲的機會了。

小羅子：妳果然想太多了。我覺得，如果妳真的很想做某件事情，是沒人擋得了的。像我，沒人擋得了我，誰想擋我，誰就倒楣。所以問題的關鍵不在於做不成，而是不想做。既然妳想做演員，就去做，其它都不是問題。

阿 秀：可是有些事不是你想做，就一定做得成。就拿工作來說，想要做的工作不一定能做得到。像阿風那樣，不但做了自己想做的工作，而且還樂在其中，這種人算少數吧。

小羅子：（指向那個黑色手提箱與袋子）妳看他，提個手提箱、幾個袋子，就可以在外頭跑一整天，還能來排戲，這種人我做不到。

阿 秀：你猜阿風 - 你不是喜歡猜嗎，你猜，阿風那個手提箱裡面，有沒有裝東西？

小羅子：這有什麼好猜的，當然沒有。

阿 秀：為什麼？我覺得有。我的直覺告訴我：有。

小羅子：有？敢不敢打賭？

阿 秀：賭就賭。我賭裡面有東西。

小羅子：那要是妳輸了呢？

阿 秀：要是我輸了，那我永遠都不會開始演戲，都別想上台演戲了。

小羅子：吭？靠，真的？

阿 秀：當然是真的。

小羅子：拿自己第一次上台演戲當賭注，犧牲太大了吧。

阿 秀：就這樣。那你，如果你輸了呢？我看，如果你輸了，你以後就不能再發脾氣，對任何事都不能發脾氣 -

小羅子：那還不如殺了我算了。

阿 秀：這樣 - 你如果輸了，就告訴我一件事。

小羅子：什麼事？

阿 秀：你輸了就一定要告訴我。

小羅子：哪方面的事？

阿 秀：這樣吧，你輸了，就老老實實回答我一個問題，怎麼樣？

小羅子：好。所以結論就是：我輸了，要回答一個問題；你輸了，就不能上台演戲。

阿 秀：沒錯。

小羅子：確定？不能賴皮喔。

阿 秀：廢話。

（二人伸手打勾勾）

阿 秀：天哪，我居然拿第一次上台演戲當做賭注，虧大了。

小羅子：現在反悔已經來不及了。

阿 秀：哼，我才不反悔，我穩贏的，而且我說到做到 - 只要輸了，就不會上台演戲，不過我不會輸的。真不知道第一次上台演戲，會發生在什麼時候，又會是什麼狀況、什麼感覺。喂，你還記不記得你第一次上台演戲的時候？

小羅子：這該不會就是 - 妳要我回答的那個問題？

阿 秀：廢話，當然不是。那個問題才不會這麼簡單。

小羅子：第一次上台，嗯，當然記得。我第一次上台演戲，就在這個舞台。就是這個舞台。（跳上「舞台」）嗯，我生平第一次上台面對觀眾，就在這個舞台上 差不多七、八年前了 我還記得那齣戲叫做《尋》，追尋的《尋》 只有兩個角色，是我和小雯一起演的 - 妳等一下就可以看到她，她應該快到了。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，（放聲大笑）哈 我記得那兩個角色都是很老很老的乞丐，所以演的時候要彎腰駝背。其中一個是跛腳，另外一個是瞎子。小雯演跛腳，我演瞎子，整場我背著她走，她在背上告訴我往哪裡走。我這個瞎子還有暴牙，還要去戴上假的暴牙，戴那種很不舒服的牙套，結果，哈 首演那天我太緊張了，又沒經驗，背著小雯出場前就先摔了一跤，然後就忽然發覺暴牙好像快要掉下來了，果然一走到中間，大概就在這個位置，我的暴牙就 - 嘩 - 掉下來。我整個人當場呆掉，腦子一片空白，全身僵硬，動彈不得，台下觀

眾坐在那裡，鴉雀無聲。我現在站在這裡，還能感受到當時那種氣氛真的很尷尬，妳能想像得到嗎？然後我全身ㄍㄟ在那裡不知道怎麼辦，就像這樣（做了當時的動作）。就在這個時候，我感覺肩膀被小雯壓了一下，就立刻蹲下，然後她從我背上跳下，很快地把假牙給撿起來，看了一下，然後對著觀眾說：「我說吧 - 人老了，什麼東西都會往下掉。」 哈，結果觀眾、台下觀眾爆笑，我還聽到有人在鼓掌。我大概一輩子都不會忘記這一刻。謝幕的時候我還哭了。就在這個舞台，第一次上台演戲。嗯，八年了、整整八年以前。時間過得好快。

阿 秀：你知不知道剛才你說話的時候，你的眼睛在發光。

小羅子：是嗎，所以只要你一站上舞台，就會愛上舞台的一切，尤其是那些燈光，永遠都忘不了。當然，也有人只經歷過一次，就再也不想上台了。

阿 秀：說不定我以後就是這種人。

小羅子：如果妳猜錯了、輸給我，第一次上台的機會就沒了。（手機鈴響）應該是阿風打來的 果然，他們到了，走吧。

（阿秀隨著講手機的小羅子，下。）

（空台。不久，聲響由遠而近傳來，夾雜著說話及腳步聲。阿秀、背背包及網球拍的小熊，以及小羅子、掛著腰包的阿風合搬了幾個 cube 與平台，先後從外門，上。）

小羅子：東西全部放在這裡 那個放旁邊，我等一下再拿進去 那個 cube，阿秀，還有小熊，你手上的那個，都搬進儲藏室，其他東西先暫時放在這裡 （小熊隨阿秀將指定的東西搬進儲藏室）
我看看，一，二，三 好，所有東西都到齊了。（對阿風）車上東西全都搬下來了嗎？

阿 風：都搬下來了。我車子先開去還，人家還等著用。都遲到一個多小時了（往外門，速下。）

小羅子：（自語，難掩興奮）東西都搞定了。《海鷗》，要開始排了！

（小熊與阿秀自儲藏室出來）

小羅子：小熊，我叫你去看《海鷗》 - 契訶夫寫的《海鷗》，你看了沒？

小 熊：（忙亂地從背包裡掏出劇本）喔，看了 書真多 我這幾天在準備考試，劇本只稍微翻了一下，（傻笑）看不太懂。

小羅子：認真讀都不見得能懂，用翻的，只能說是沒看。

小 熊：可是導演，你不是要做改編，說要和原來的內容很不一樣嗎？

小羅子：當然會改編，但是你還是要花時間，去看看原來的劇本是怎麼寫的。這次演出我只用三個演員，每一個都很重要。你記不記得又角那天我有說，排戲要花很多時間？（小熊認真地點頭，小羅子翻開行事曆。）這次演出要排三個月，不是三個禮拜。（小熊認真地點頭）你好像說時間

都沒問題 - 除了這幾個固定的時間，因為要上課、還要練球什麼的，會晚一點到，(小熊認真地點頭) 好，我記下來了。

(小羅子闔上行事曆，搬了一個 cube，往內室，下。)

小 熊：(低聲) 導演是不是在生氣？

阿 秀：沒有吧。

小 熊：那他怎麼忽然變得好嚴肅，說不定是在生氣。可是我這幾天真的在準備考試，沒時間看劇本。

阿 秀：可能是大家的時間老橋不定，讓他有點煩吧，大家都太忙了。

小 熊：大家都很忙 - 那妳也很忙？

阿 秀：忙。

小 熊：忙些什麼？

阿 秀：忙著賺錢。

小 熊：我跟妳一樣，也忙著賺錢。

阿 秀：你也到處打工？

小 熊：對啊，不過妳 妳再忙，還是有人追吧，妳長得這麼正。

阿 秀：謝謝。你今天和又角那天不太一樣，那天一句話都不敢講。

小 熊：(跟著阿秀的目光也望了舞台一眼) 我沒想到自己能又上，因為是第一次參加又角，而且我那天真的很緊張，一直深呼吸，結果還是緊張到忘詞。我從台上往下看，導演一直面無表情 - 妳坐他旁邊對不對 - 後來我就愈來愈緊張。(傻笑) 還好「肢體即興」那一關沒有太遜。

阿 秀：你肢體即興做得不錯，第一次上台表演又被人盯著看，能做到這樣已經很好了。像我就根本做不到。(笑) 我記得你好像還模仿了一隻海鷗對不對？

小 熊：(傻笑) 對啊。導演要我聽音樂隨便動，結果我聽到的是海浪，是風平浪靜的感覺，我又想到演出的劇名叫《海鷗》，所以就演成一隻海鷗了，能又上算我運氣好。我從來沒演過戲，表現也很普普，導演為什麼會選我？(阿秀笑) 我演的是不是很蠢？

阿 秀：還好啦。(忍不住地笑) 我只是想到那天你又完了走出去，小羅子就跟我說，你演的海鷗怎麼那麼像企鵝。

小 熊：是嗎，真的？

小羅子：(從內室探頭出來) 阿秀，劇本應該印好了吧？

阿 秀：應該快印好了，我現在去拿。

小 熊：妳要去影印店嗎？我跟妳一起去。

阿 秀：(瞥見手提箱) 你猜這個手提箱裡面，有沒有裝東西？

小 熊：(想了一下) 嗯 - 妳覺得呢？

阿 秀：裡面有東西。

小 熊：我也覺得有。

阿 秀：走吧。

小 熊：好，等一下，（收好劇本，悄聲）導演真的說我演得像企鵝

（小熊隨著阿秀，下。）

（小羅子上，將一些道具與一台錄收音響置於舞台，他自內室牽了一條延長線與音響相接。啟動後的音響傳來極其舒緩輕柔的海浪聲。隨即他將舞台上的道具搬進儲藏室。小雯自外門進，隨著曲調靜靜地環顧著，直到小羅子自儲藏室走出來。二人相見，先是一驚，再是一愣，又興奮地相擁狂笑了一陣子才分開。）

小羅子：小雯，妳比以前瘦。

小 雯：我看起來瘦了，但其實沒有。

小羅子：頭髮也愈留愈短，而且比以前會打扮。

小 雯：你這件衣服穿了少說也有五年，光憑這點就知道你一點都沒變。脾氣還是很大對不對？

小羅子：妳就只記得這個。我試著不去發脾氣，可就是忍不住，愈想要去控制，後果只會更慘。

小 雯：三年沒見面，你好像沒變。還有這個，（躍上舞台）這個舞台，沒變，（望向窗外）一樣看得到教堂，那個紅色的十字架，一到晚上就特別亮。還有我們那位精打細算的房東太太 - 小梅阿姨，還住在 - 那一間，對不對？

小羅子：對啊。小梅阿姨現在超愛唱歌，買了一大堆伴唱帶在家裡唱，都是老歌，國語、台語都有，沒事就唱，吵死了。上次她來收房租，還要我去他們家唱歌呢。我心想如果去唱一次可以少算一天房租的話，那我大概會天天去唱吧。

小 雯：房租漲了？

小羅子：對，最近漲的。

小 雯：漲很多嗎？

小羅子：（猶豫了一下）嗯，還好，應付得來。

小 雯：（難掩興奮）我覺得這裡變小了，不過，應該沒有變。在國外三年，一回來看什麼都覺得好小，房子變小了，所有的道路全變窄了，都回來一個月了還不適應。就連這裡 - 這麼熟悉的地方 - 都變得有點陌生了。好像少了點什麼，又好像，多了點什麼。（躍下舞台）

（向手提箱及袋子）這些是阿風的吧？（小羅子點頭）

阿風他 - 過得還好吧？

小羅子：（笑）一言難盡。他待會來妳自己問他吧。

小 雯：這網球拍是你的？（小羅子搖頭）

那這些 cube、平台呢？跟這些看起來不太一樣。

小羅子：有些是從阿原他們劇團借來的，剛剛搬來。網球拍是小熊的，他也是這次演出的演員，又角又來的，還在唸大學，快畢業了。

小 雯：（持網球拍）你應該多運動運動，讓自己可以放鬆一點，不要繃得太緊。

小羅子：是啊。還有朋友建議我初一、十五，還有什麼月圓前後幾天都要吃素，說這樣比較能控制自己的情緒，簡直就是把我當成狼人。（他們笑）

小 雯：各種方法都可以試，但要去找到適合自己的方法，這樣才管用。像我就不能沒戲演，因為演戲可以讓我平靜，這是我的方法，就像信上帝的人要做禱告一樣。我一來排戲，心裡就會覺得很平靜，尤其是在這裡排戲，覺得更平靜、更舒服，一進來就可以忘記外面吵吵鬧鬧的世界。小羅子，你也要找到方法，讓自己靜下來。

小羅子：我靜不下來，就是靜不下來，每次看完戲回來，就更靜不下來，因為看了實在火大、看不慣。演員的表演老是那一套，也就是老套。說台詞的時候哪些句子該快、該慢、大聲、小聲、高音、低音全一樣，聽到後來已經沒有任何的驚喜。肢體呢，永遠是固定的那幾種，尤其是沒有台詞的演員，一沒話講就不知道該做什麼了，手不是（做著動作）這樣交叉、這樣擺，就是放口袋，全是些一成不變的東西。所有演員都知道，如果不去行動、沒有動作，那麼還不如不要站在舞台上，但是與其做出他們那種東西還不如什麼都不做，因為一旦做出來，就像在販賣商品一樣，而且是廉價的商品，一看就知道沒有精心設計，沒有全心投入，沒有實驗精神，看他們的表演還不如去看幼稚園小孩子打陀螺 - 真的，一點都不誇張，因為小孩子只是全心全意去打，一次打不好就再換另一種方法再試，然後隨時發揮想像力，讓一顆小小的物體有千百種姿態，這就夠了，你知道嗎，這就可以讓所有路過的人停下來看他們打陀螺了。你說，我怎麼靜得下來？我做的每一齣戲，都是被「氣」出來的呀。

小 雯：從以前到現在，你好像對什麼戲都不滿意，不管是自己的戲，還是別人的戲。

小羅子：因為這樣，才有動力去做到最好。這次演《海鷗》，我有一些關於表演的想法，我要創造一些新的表演形式，來改掉現在那些表演的老套，演員的毛病。

小 雯：（笑）那這次演出，我們演員的壓力豈不是很大！

小羅子：我的壓力才大，這次我想把表演藝術的全部精華，呈現給觀眾，讓大家刮目相看，看看這次，我們是不是真的可以做出一些成績來，能把過去劇團的名氣和聲望給找回來。

小 雯：你真的一點都沒變，小羅子。

小羅子：壓力雖然不小，但還好這次有妳在
（阿風上）

小 雯：不行，這樣我壓力更大。（笑）現在說不演還來得及吧？

阿 風：（看到她的背影）小雯。

小 雯：（轉身）Hey，阿風。一直沒跟你聯絡。

阿 風：對啊，還好嗎，有找到工作嗎？

小 雯：有啊，我在補習班教英文。

阿 風：喔，教英文，那很好，當老師不錯。

小 雯：你呢？

小羅子：他一個人跑去旅行，今天才回來。

阿 風：我今天才從恆春玩回來，就被他么來當運將，車子剛剛才拿去還我朋友。喔，我先前的工作不做了，現在在做 - 嗯，我都叫它「自由業」。(走向袋子，打開) 喂，來，你們看，來挑看看，(拿出不同色系的絲巾) 來，挑挑看，挑挑看，這款、這款、還有這款最近賣得不錯，小雯，你看喜歡哪一款，喜歡就拿去，我要再去批來賣。

小 雯：(挑選絲巾) 這些銀灰色系的很漂亮。你現在 - 擺地攤？

阿 風：對啊，學著做生意。

小 雯：生意怎樣，好不好賺？

阿 風：最近生意不錯。我先前以為擺地攤不好賺，其實不會，而且時間都是自己的。對了，小羅子，(從腰包掏出一張名片) 我剛才經過對面教會那裡，去問一個朋友，(將名片遞給小羅子) 這是他的名片，他說便宜的房子應該有，可以幫忙找。還說，如果我們想搬過去和他們教會合租也行，這樣的話每個月房租兩邊平分，各出一半，可以考慮看看。

小 雯：(對小羅子) 你找房子要搬家？

阿 風：喔，妳還不知道，我們劇團準備搬了，要先去找房子。小梅阿姨要把這裡賣了，房東是老大，老大說了算，所以我們該打包走人了。

小 雯：真的，這裡要賣了？

小羅子：不一定，不一定會賣啦。

阿 風：怎麼不一定？

小羅子：小梅阿姨以前也說過要賣，結果還不是沒有。

阿 風：可是這次他們家不是要移民了嗎？

小 雯：移民？

阿 風：對啊。

小 雯：小梅阿姨全家要移民，確定？

小羅子：還不確定。

小 雯：那最近就會走嗎？

小羅子：不一定，應該不會。

阿 風：可是她跟你講這樣，很明顯是在說：我要走了，房子我要賣，你們搬家吧。

小 雯：搬家？

阿 風：沒錯。最近房租還漲了。小梅阿姨大概想在賣掉房子以前，趁機先來大撈一筆。

小羅子：你一想到「錢」，想像力就特別豐富。

小 雯：所以，這是我們最後一次在這裡演出？

阿 風：也有可能到不了演出那天，戲排到一半就要搬了。

小 雯：可能。

阿 風：所以如果要搬，還不如早一點搬，要不然戲排到一半就被趕走 -

小羅子：(略顯不耐)你們不用擔心房子的事啊。

小 雯：(望著「舞台」)最後一次的演出，還有排練。

阿 風：不過，說實在的，搬了也好，這裡的房租實在太貴了。

小羅子：還好，這算不了什麼。

阿 風：你都快負擔不了了，還在硬撐，承認吧，房租真的太貴了。

小羅子：(微怒)阿風，搬家、找房子的事你不要再管了。我現在只想把戲排好，其他的都是些屁事。你們演員只要專心排戲，其他事都不要想。小梅阿姨的個性我很了解，她就是雷聲大雨點小，只會說不會做，她不會賣房子的、不會賣的。我和她去說、以我們之間的交情，一定有辦法的。

小 雯：好，你不要太激動。

阿 風：好，你說了算，我不管了。

(停頓)

小羅子：本來想晚一點告訴你們的，乾脆現在就說吧。《海鷗》非在這裡演不可，因為演出的空間，我都設計好了。這次，你們不只會在「舞台」上表演，還會用到「舞台」下的這一塊，我要創造「舞台」上、下之間某種 - 某種對話，除此之外，包括這些門，還有這排窗，我也想好了要怎麼去運用。等著看我怎麼玩吧！

阿 風：那觀眾坐在哪裡？

小羅子：開始排戲的時候你就知道啦。

阿 風：耍什麼神秘。

小 雯：(已選好了絲巾戴上)喂，你們看，這樣子好不好看，跟我衣服很配吧？

小羅子：很配，很好看。

阿 風：妳還要不要，這裡還有很多。(準備從袋子拿出)

小 雯：謝謝，一條就夠了。

小羅子：(注視手提箱)喂，阿風，你那個手提箱裡面，有沒有裝東西？

阿 風：(提起手提箱)這個？(小羅子點頭)那你先說觀眾要坐哪裡。

小羅子：你不說我也知道，空的對不對？裡面沒有東西。

阿 風：是又怎樣？

小羅子：果然，裡面沒有東西，我贏了。我和阿秀打賭，我猜阿風的箱子裡面沒有東西，結果我贏了，果然沒有東西。你們看到沒，我一向料事如神，所以，小梅阿姨不會賣房子的。

小 雯：阿秀是誰？

小羅子：導助。

阿 風：她怎麼不見了？

小羅子：她和小熊去影印店拿劇本，應該快回來了。我跟你們說，等一下阿秀回來，先不要提箱子這件事，不要跟她說她輸了，因為我和她打賭，她壓

了一個賭注，很大的賭注。現在她輸了，我怕她死心眼，會當真。

阿 風：她賭什麼？

小羅子：她說要是她輸了，那她永遠都不會開始演戲，都別想上台演戲。

(小雯、阿風笑。)

(小羅子聽到阿秀、小熊傳來的聲響。)

阿 風：(大笑)搞不好阿秀根本無所謂，是你自己以為人家會當真。

小羅子：他們回來了。快快快，隨便找個東西丟進去，隨便什麼啦，快點，先丟進去再說，快點快點。

(阿風敏捷地打開箱子，小雯靈機一動，將圍在身上的那條絲巾丟進去，阿風再將箱子闔上。轉瞬間，阿秀帶飲料，小熊抱著一份份劇本，上。)

小羅子：(掩飾性的咳嗽)你們終於回來了。小雯，這是阿秀、他是小熊，(對阿秀、小熊)她是小雯。好，等了半天，人終於到齊了。來，劇本一人一份，先來橋時間。

(他們拿了劇本和各自的行事曆)

小 雯：阿秀，久仰大名。

阿 秀：不，我沒什麼大名。剛才小羅子還在講你們演戲的事呢。

小 雯：他一定是說 - 「人老了，什麼東西都會往下掉」 - 那一段吧，我猜？

阿 秀：對。

小 雯：我就知道，他最喜歡講這一段。剛才小羅子也特別提到妳了，他說妳 -

小羅子：(打斷)小雯妳 - 妳的時間怎麼樣？

阿 風：(故意做勢要說出來)小羅子說，他說妳 -

小羅子：好，我認了，你們說吧。

阿 秀：說我什麼？

小 雯：說妳 - 很認真。

阿 風：而且還不只一次。

小羅子：(對小雯、阿風)你們兩個真無聊。

阿 秀：騙人，一定是說我壞話對不對？

(他們拿出、翻開自己的行事曆。)

小羅子：所有人都到齊了，真不容易。

(女孩上。)

不能來的人就舉手。(看見女孩)妳，要找人？妳要找誰？

女 孩：我可不可以進來看你們排戲？

小羅子：嗯，現在不行。

女 孩：只要幾分鐘就好了。

小羅子：真的不行，而且我們沒有在排戲。

女 孩：(望著「舞台」)給我看一下就好了。

阿 風：嗯，美眉，你喜歡絲巾嗎，妳看，(打開手提箱)這裡有一條，漂亮吧，不要沒關係，我這裡還有好幾袋(提了一袋拿過去給她挑)，來，挑挑

看

(女孩速下)

小 雯:(笑)原來你都用這招,把買東西的人給嚇跑。

小羅子:對,以後就用這招來趕人。

阿 風:這招還蠻管用的。

小 熊:她是誰?

小羅子:不認識,從來沒見過。

阿 秀:(對小羅子示意手提箱內的絲巾)你輸了,我贏了。

阿 風:(故意)什麼輸了贏了?你們在講什麼?

阿 秀:沒有,沒事。

小羅子:好了,快點,趕快橋時間。不能來排戲的就舉手。

明天下午(所有人舉手)

明天晚上(所有人的手都沒放下)

後天下午(小熊將手放下)

後天晚上(只有小熊舉手,然後不好意思地放下。)

好,那我們就後天晚 -

阿 風:(忽然舉手)對不起我忘了,後天晚上我不行,真的不行,我兒子過生日。我這個做老爸的,差點連兒子的生日都忘了。

小 雯:(訝異)你已經有小孩了?

阿 風:對啊,我兒子兩歲了,後天晚上他生日。

小 雯:你結婚了?

阿 風:又離婚了,不過那不重要。

小羅子:(焦躁地翻著行事曆)這幾天都不行 時間這麼難橋,那就要拖到下一個禮拜,才能開始排了

(他們繼續橋時間)

- 幕落 -

第二幕

一個月後。

景同第一幕。傍晚。

排演場的「舞台」上僅有一台音響。「舞台」下的其他部分散置了幾個 cube，階梯，椅凳，一些啤酒罐，零食，《海鷗》劇本，以及阿風的黑色手提箱和幾個大袋子。

幕啟時，小雯與阿秀都已喝了酒在講話。

小 雯：戲排了一個月了，剛好，到今天整整一個月。時間過得真快。我們幾個演員今天好不容易可以全部到齊，結果戲還是排不成。

阿 秀：大家都太忙了吧，而且排起戲來各有堅持。

小 雯：問題還是卡在表演。小羅子、阿風，還有我，我們三個在一起做戲，包括這次，已經是第五次合作了。我出國以前，我們就一起做了四齣戲。他們兩個以前就常常為了什麼角色啦，該怎麼表演啦吵個不停，非要你一句我一句頂來頂去，真受不了。

阿 秀：我從來沒遇過這種爭執，很難想像有人敢這樣頂撞小羅子。

小 雯：只有阿風才做得出來。可是他的態度也變了，以前他們吵架的時候，沒有一個會先讓，這次阿風卻先跟他道歉（笑）果然，當了爸爸就是不一樣。

阿 秀：聽說你和阿風以前是

小 雯：以前怎樣，在一起過嗎？是啊，以前我們是在一起。是又怎樣，人家現在都有小孩了。

阿 秀：可是已經離婚了。

小 雯：離婚又怎樣？他還有小孩要養。我看現在除了他兒子，沒有任何人能用繩子一栓，把他給綁起來。他是個不喜歡受拘束的人。我以前真的很喜歡他，可是現在 那你先說，你為什麼喜歡小羅子？

阿 秀：誰說我喜歡小羅子？

小 雯：這不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嗎？

阿 秀：我不喜歡他。

小 雯：感情這種事，再笨的人都看得出來。

（停頓）

阿 秀：他不會喜歡我的。

小 雯：小羅子這個人，對劇場的投入簡直是，我不知道怎麼形容，好像整個人都「掉進」劇場裡去了。劇場對他來說，就好像，怎麼說呢，好像寒流裡的溫泉一樣，他可以一直泡在裡面，愈泡愈爽，別人想拉他起來都不

行，因為他根本不把手伸給你，好像就能永遠泡在裡面不起來。他這種人，我做不到。

阿 秀：他只要一講到劇場啊、表演啊，就可以講個不停。他有一天跟我講，再過十五年，他想要蓋一座自己的劇院，然後在那裡再去奮鬥五十年。每次講到這些事，他眼睛就會有一種光，就像

小 雯：(拿起劇本，表演起來)就像，就像，「有顆守護星，始終高懸在月彎，閃耀，閃耀，閃耀，始終與出現的新生命，相互照耀著彼此的光彩。」(他們笑)

阿 秀：(笑)有顆守護星，始終高懸在月彎，閃耀

小 雯：閃耀，對了，「閃耀」有一種存在過後、又瞬間消逝的感覺，(拿筆寫了下來)對，這應該是小羅子想要的東西 - 「閃耀」。可是怎麼用身體去表現呢？(試了幾個動作)存在，閃耀，消逝。(停下來，搖頭)算了，不會演，我不知道怎麼演。(開罐喝酒)我根本不會演戲。

阿 秀：不會演戲？怎麼會？

小 雯：我最近有個感覺。戲排了一個多月了，我一直覺得自己的表演有個很大的問題，我說不上來到底是什麼問題，只是覺得有些地方不知道該怎麼去演，有些地方做了、可是一直做不到自己想要的，我覺得自己根本不會演戲。

阿 秀：我覺得妳演的很好啊。

小 雯：謝謝。只有自己才會瞭解這種感覺。

阿 秀：表演真的很難，我正在考慮要不要去演一個角色。

小 雯：(開罐喝酒)這是你第一次演戲嗎？

阿 秀：對，不過還不一定，我還不確定到底要不要去。我覺得可能會做不好。妳還喝？

小 雯：放心，我酒量很好。到國外去念書，結果酒量進步最大。台啤小 case 啦。

阿 秀：我的頭早就開始暈了

小 雯：我在國外念書的時候還見到了雪，這是我長這麼大第一次看雪。有一天我走在街上，抬頭一看下雪了，然後就躲到一家巧克力專賣店門口，站在屋簷下看雪。那些雪花，就像是從天上飄下來的白色花瓣，我看著他們一朵接一朵掉落在地上，啪啪啪，不見了，一下子就不見了，我還在幻想，一定是地底下有很多人搶著把他們給摘走了 啪啪啪，雪花，被摘走了 (頓時有了靈感)雪花，對了，雪花也有一種存在過後、又瞬間消逝的感覺。(拿筆寫了之後又做了動作)

阿 秀：我知道了，如果我去演戲，我大概會產生一個很大的問題，那就是身體動不起來，沒辦法像妳這樣，一想到什麼身體就可以開始跟著動。

小 雯：這不是什麼大問題，是因為妳還不習慣，習慣就好了。來，一起來動一動

阿 秀：(跟著動了動) 這樣嗎？

小 雯：都可以，隨便動。先放鬆。來，吸氣 - 吐氣，動的時候不要忘了呼吸

阿 秀：妳會不會想就這麼一直演下去，到世界各地去巡迴，永遠當一名演員？

小 雯：想有什麼用，只不過我現在大部分的時間，都在補習班對著學生表演，那裡成了我主要的舞台。有時候會用一些暖身的技巧，讓他們不要打瞌睡 - 其實是讓我自己不要打瞌睡。會教到何年何月，連我自己都不確定。

阿 秀：不工作賺錢是不行的。我還不是一樣，到處兼差。

(小熊上。)

小 雯：對啊。(故意對小熊生氣) 你怎麼那麼晚？導演氣得不排了。

小 熊：(當真) 真的？不是說好我今天會晚點到的嗎？(拉著濕答答的球衣) 我球衣都沒換就趕來了。

小 雯：(故意想著) 咦 - 那他幹嘛對你發脾氣呢？搞不懂。反正今天不排了。

小 熊：唉，我今天真的很背，練球被教練罵，然後導演又生氣。

阿 秀：騙你的啦，(小雯大笑) 沒事，導演沒有對你生氣，沒事啦。

小 雯：(對阿秀) 他剛剛那個樣子真的很可愛，他那表情(學那表情)，真的很好笑。

小 熊：那到底發生了什麼事？

阿 秀：沒什麼，沒事啦。你先進去換件衣服，我再跟你講。

小 熊：(往儲藏室) 好，一定要跟我講喔。(速下)

小 雯：他樣子真的很好玩，可惜妳不喜歡人家。

阿 秀：噓 - 不要講那麼大聲。

小 雯：好啦，不講這些事了，(從「舞台」望向窗外) 我希望等我們把戲演完了、等演出結束了以後，小梅阿姨再把這裡賣掉。我有點擔心 -

小 熊：(邊整理衣著邊上) 怎樣，發生了什麼事？

阿 秀：沒什麼啦，就是剛才排戲的時候，導演和阿風吵了起來，導演出去了，後來阿風跑出去找他。到哪裡去了不知道，什麼時候回來不知道。打他們手機一個沒開，一個沒接。報告完畢，滿意了吧。

小 熊：怎麼會 -

小 雯：你今天為什麼被教練罵？

小 熊：喔，他說我考試太忙，外務又多，練球的時候愈來愈分心 -

小 雯：其實是因為交了女朋友 -

小 熊：哪有。他還說搞不懂我為什麼要跑去演戲 -

小 雯：他搞不懂，連我自己都搞不懂。

小 熊：後來我解釋了一下，他就忽然發脾氣把我罵了一頓。

阿 秀：誰叫你自己外務這麼多。

小 熊：其實還好。我就是練球、排戲、考考試、上個家教、偶爾再去社團晃一下

阿 秀：這叫還好？你最好不要跟小羅子講這些，他會覺得你根本不可能把戲演

好的。你喜歡把自己累得半死是不是？

小 熊：(猶豫了一下)不是，是因為我 我想去嘗試一些不一樣的東西，然後讓自己變得比較不一樣吧。像我以前，妳們不知道，我以前一天到晚都在準備考試，不管大考小考，考個不停，從來沒懷疑過。現在比較會想。直到現在，我大學都快念完了，才覺得除了考試以外，自己有好多事都還沒去做，才想到自己從小到大為了考試去念書，可是卻從來不知道念書考試到底為了什麼。可是想是這麼想，要是真的沒有考試，我又覺得好像少了什麼，妳懂我意思嗎，我，我，(小雯遞了酒，小熊搖手)我不大喝酒。

小 雯：(語帶曖昧)喔，原來 - 你們兩個都不大喝酒 喂，你是怕喝不過我們女生吧。

(小熊拿酒喝)

小 雯：(繼續曖昧)喔，原來 - 你們兩個都不知道怎麼拒絕別人。

阿 秀：妳煩不煩哪。(準備走開)

小 雯：阿秀，不要生氣啦，拉我起來好不好？(將手伸過去)

阿 秀：煩。(走去將小雯拉起來)重死了。

小 雯：阿秀，妳不是一直想演嗎？(遞給阿秀劇本)妳演給我們看，來。

阿 秀：我哪有想演？不要。

小 雯：拜託啦

阿 秀：我不要，妳別鬧了。

小 雯：拜託啦，演一次就好了，好不好？

阿 秀：我不行啦。

小 雯：妳可以，一定可以的。(阿秀搖頭)妳試看看，演一次給我們看，說不定可以給我們一些靈感或者是刺激，反正我們表演也遇到了瓶頸，不知道該怎麼辦。

阿 秀：我解決不了啊。

小 雯：不是要妳解決，我只是想得到一些靈感，一些不一樣的東西。妳只要照著劇本念一段，不用面對我們，就像這樣 - 背對我們，然後照著念，念一遍就好了。(開啟音響，播放著極其舒緩輕柔的海浪聲)好，音量剛好。妳準備好就開始吧。

阿 秀：(拿著劇本，忐忑不安)那我只念開場白的一小段就好了。(小雯點頭)好吧，不准笑。(他們點頭，她深呼吸了一下，開始念)

「千萬年前，世界是什麼樣子？所有的生命都曾經出現：我，曾經出現；你，曾經出現；他，曾經出現。出現以後，各自經歷著生命，然後瞬間消逝。於是那些出現在千萬年前的生命，如今早已消逝了：我，消逝了；你，消逝了；他，消逝了。全部瞬間消逝。瞬間消逝之後，一切歸於寂滅。但是，那些終將瞬間消逝的生命並不孤單，因為有顆守護星，始終高懸在月彎，閃耀，閃耀，閃耀，始終與出現的新生命，相互照耀著彼

此的光彩」

(小雯終於忍不住而放聲大笑)

阿 秀：我念得不好。妳幹嘛笑成這樣？

小 雯：(忍不住繼續笑)沒有，哈 這段太難了，小羅子寫得太難了。他到底在寫什麼鬼啊，哈

阿 秀：煩死了。

(微醺的小羅子與阿風，上。)

(阿秀關掉音樂)

小羅子：大家都在 你們也在喝酒啊 真的很抱歉，耽誤了大家的時間 -

阿 風：我們沒事，沒事了。

阿 秀：你們去喝酒？

阿 風：小羅子喝多了。

小羅子：(情不自禁地擁抱小雯)小雯，妳不用擔心、真的不用擔心 我不是說過小梅阿姨不會賣掉這裡的嗎？我們剛才一起去找她，她果然說不賣了。不信的話妳問阿風。阿風，小梅阿姨是不是這樣說的？

阿 風：對，她是這麼說，她還不只這麼說呢 -

小羅子：排戲的時候，也不用太焦慮聽到沒

小 雯：(推開)你們下次再這樣吵我就不演了。

小羅子：沒事了，我們把問題說清楚就好了。

阿 風：已經沒事了。

阿 秀：(已收好自己的東西)大家都喝多了。我先走，還有事。(速下)

小 熊：阿秀，等一下，我還有東西要給你。(手忙腳亂從背包拿出東西，追下。)

小羅子：阿秀 - 她是不是不高興啊？

小 雯：一定是因為你。只有你才會惹得大家都不高興。

阿 風：沒錯，我完全同意。

(小熊上)

小羅子：阿秀怎麼了？

小 熊：她一出去就一直跑，跑得好快，叫她也不理，好像在生氣。

阿 風：(發現小熊手裡握的)這是什麼？髮夾？(拿過來鑑定了一下)十元店買的對不對？

小 熊：對，這在十元店買的。

阿 風：十元店那裡賣的都是批發價，東西大部分都是從中國大陸批來的。我跟你們說，中國大陸有個地方叫做義烏 - 正義的義，烏龜的烏，正義的烏龜 - 義烏，你知道從那裡可以批到多少錢的東西嗎？一件東西一毛錢。所以十元店裡的東西，一樣東西成本最多才一塊，最少賺你九塊 -

小羅子：真受不了，我要去睡了。滿嘴的錢啊生意啊，煩死了，剛才喝酒的時候還拼命跟我講什麼，什麼什麼旅遊直銷 -

阿 風：對啊，旅遊直銷現在很 in，我去聽過好幾次旅遊直銷的演講，他們那

些演講的講師都很會說，口才好，反應又快，而且都很會講笑話 -

小羅子：不要再講了，又不好笑。

阿 風：(愈益起勁)不會啦，(笑)我跟你們講，我最喜歡的就是這個，這個笑話是說 - 有一隻貓，在貓界叫做「貓神」，因為牠太會捉老鼠。有一隻老鼠不信邪，就找機會和牠較量，於是故意引牠來捉自己，然後再一溜煙鑽進老鼠洞裡，讓貓神捉不到。可是過了兩三天，老鼠肚子餓了，忽然聽見洞口外面有狗叫聲，牠心想這下可好，因為貓狗形同水火，互不相容，一定可以藉機出洞找食物。結果牠一出洞就被貓神逮個正著。老鼠認栽，但想弄清楚那隻狗從哪來的。結果貓神就得意地跟牠說：「現在的貓如果不會兩種語言，那還混得下去嗎？」

(眾人笑)

小 熊：蠻好笑的 -

小 雯：我要去講給學生聽 -

小羅子：很冷世。

小 雯：不會啊，他一講到「貓神」，我就覺得很好笑。

小 熊：那隻貓很聰明。

小羅子：是那隻老鼠太笨了。

小 熊：那隻貓有夠厲害。

小羅子：我要是那隻老鼠，就算餓死在洞裡，我也絕不出洞。

阿 風：重點不在這裡，而是我一直在想，這個笑話聽起來怎麼這麼好笑，後來才發現這和講的人有關。那個人在講這個笑話的時候，不是用講出來的，是用演出來的。他是個很棒的演員，我在他身上看到了一場很精彩的表演，我們也可以拿這種方法來試試看、來玩玩看，看看台詞會不會變得更有趣一點 -

小羅子：可是他那種表演不適合放在我們這個劇本裡面，就像我剛跟你說的，根本不適合嘛。

阿 風：適合 -

小羅子：不適合 -

阿 風：可以試試看 -

小羅子：但是不能用 -

阿 風：為什麼 -

小羅子：因為方向不一樣。

小 雯：你們又來了。我不演了。

(停頓)

小羅子：好，我不講了。小熊你說呢，你有沒有想過什麼是表演？

小 熊：什麼是表演？表演 好難回答。沒想過。

小羅子：那你為什麼要來又角，到劇場來表演？

小 熊：(困惑)啊？我覺得蠻好玩的，應該會蠻好玩的吧。不知道。

(女孩上)

小羅子：(打呵欠)想睡覺。

女孩：我可不可以進來看你們排戲？

小羅子：排戲？我們沒有在排戲。

女孩：只要幾分鐘就好了。

小羅子：我們沒有在排戲。

女孩：(望著「舞台」)給我看一下就好了。

小羅子：(咆哮起來)我們沒有在排戲。

(女孩速下)

小 雯：喂，你幹嘛這麼兇？

小羅子：為什麼非要說這麼重的話，才能表達自己的想法？是我辭不達意嗎，還是人已經愈來愈麻木了？現在這個社會就是這樣：欺善怕惡，吃硬不吃軟。(本想再說些什麼)我算了。(往內室)我去睡了，你們走的時候記得關門。(下)

小 雯：今天不排了。

小 熊：(收好東西)那我先走了，回去還可以念念書，bye-bye。(下)

雯、風：bye-bye。

小 雯：(笑)會兩種語言的「貓神」-我明天就要跟學生講這個笑話，要他們好好學英文，這樣才捉得到老鼠。

阿 風：這就叫「第二專長」，所以我才會去跟朋友學做生意。學了以後才發現自己懂的東西實在太少了，以前老以為自己什麼都懂。

小 雯：你變了，阿風，從那天一見到你，我就覺得你變了。只是沒想到變這麼多。你和小羅子以前吵架的時候，沒有一個會先和對方道歉，想不到這次你先道歉，還會追出去找到他，兩個人一起回來。

阿 風：這沒什麼。雖然吵還是會吵，可是他是導演，我是演員，這是現實。人總要向現實妥協的。

小 雯：(笑)這是結過婚的老頭子才會講出來的話呀。

阿 風：可是很實在啊。人本來就要向現實妥協的，向這個現實的生活妥協。

小 雯：向生活妥協 - 這倒也是。就連談個戀愛，現在也是愈想愈多，要考慮的事愈來愈多，再也不像以前以前我們在一起的時候那麼單純。現在常常覺得時間到了，差不多可以定下來了，但是馬上就想到，幹嘛這麼快就定下來呢？我還不到三十呢。

阿 風：那就再多玩幾年。

小 雯：對，再多玩幾年。可是我只要一想到排戲的時候，自己的表演出了問題，我就覺得愈來愈沒力，不想再繼續玩下去了。

阿 風：妳表演出了什麼問題？

小 雯：我自己還沒弄明白，不知道，說不上來。

阿 風：真幸福，妳真幸福，我們都算是幸福的人。

小 雯：我不是，我並不覺得自己幸福。

阿 風：那是因為太幸福了才會這麼覺得。妳知道嗎，我每次做生意的時候喜歡東張西望，喜歡看那些賣東西吃的人，還有那些買東西吃的人，當然還要注意看警察來了沒。有一天我看著那些吃東西的人，看著看著，忽然覺得「吃東西」並不是那麼理所當然的事。我看著吃東西的人坐在那裡，就好像看到他們一整天下來，工作累得要死，忙了一整天，好不容易熬到這個時候，終於可以坐下來，肩膀一鬆，可以什麼都不想，就只是吃。這些人當中，有多少人是為了生活，為了小孩，為了能混口飯吃到處忙碌奔波，甚至忙得沒時間停下來喘口氣，可是我們卻有實現理想的機會，可以去做自己喜歡的，去演出、去表演，然後發現自己表演的問題。我知道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問題要面對，但是比較起來，我們的生活還是多了那麼一點點理想，所以幸福得多吧。

小 雯：聽你這麼一說（偷襲地吻了阿風一下），現在我覺得幸福多了。

阿 風：（躲開）妳 妳喝多了。

小 雯：這點酒算什麼！

阿 風：妳真的喝多了。

小 雯：沒有。

阿 風：回家休息，好好睡一覺吧。妳明天不是還要上課？

小 雯：不要，我不要去上課。

阿 風：不去上課，為什麼？

小 雯：（發怒）不為什麼，不想去就是不想去！

阿 風：對不起，我，我先走了。

小 雯：阿風，等一下，我，我很抱歉。（忍住淚）我只是 很久都找不到可以聊天的人，也沒想到你會跟我說這麼多話。

阿 風：我今天的確說得太多了。

小 雯：你留下來再陪我聊一下，好不好？

阿 風：好。

小 雯：我明天大概不去上課了，我要請假。我不想去上課，真的不想去，只要一想到那天晚上我就 唉，算了。

阿 風：怎樣？那天晚上怎樣，說來聽聽。

小 雯：就是 - 哎，有一天晚上，我特別把幾個學生留下來，幫他們課後輔導，結果一下課，他們馬上奪門而出，飛奔出去。我當時整個人愣住了。我站在門口看著他們一直跑，拼命跑，一直跑出巷子外頭，頭也不回，然後我開始想自己還待在教室裡幹什麼。他們根本不需要我，我也不需要他們，可是我們卻偏偏待在同一間教室裡，同樣等著下課。

阿 風：高興過一天，不高興也是過一天，那就讓自己開心點。

小 雯：我只有在排戲的時候是開心的 - 除了你們吵架以外。我真的很怕你們破壞了這個安靜的地方，吵得我再也不想來排戲。我不想回學校教書，更

不想教補習班，我當然知道教書會比較安定。可是為什麼一動了這種念頭我就更煩更亂呢？我才不想回學校教書，我才不想，我只想在劇場裡一直演下去。可是奇怪，劇場始終都在那裡，我卻覺得自己離它愈來愈遠，愈來愈沒有去追的勇氣了。

阿 風：劇場本來就不是生活的全部，沒幾個人能像小羅子那樣。

小 雯：這倒是真的。劇團裡的人都跑光了，工作的工作，出國的出國，我自己也跑到國外念書去了，只有小羅子一直在這裡。我不能像他那樣，可是我又不想教書。我只能確定不想做這個不想做那個，但是想要做什麼？不知道。

（自窗外漸傳來卡拉 OK 的嘈雜歌聲）

阿 風：我現在只想做生意賺點錢，然後去旅行，一個人自由自在到處玩。沒有劇場，日子還是得過下去，還是得買吃的、買喝的，想辦法弄個房子住，再把房租給付了。

小 雯：（望向窗外）小梅阿姨他們又開始唱了。

阿 風：妳知道她剛才還說了什麼嗎？她說這裡她可以不那麼快就賣，但是希望房租可以再「往上調整」一下，要小羅子考慮考慮。我就不懂，和這種人還講什麼交情，房租這麼貴，最近漲了又漲。我要是小羅子，早就搬了。

小 雯：這裡不像以前那麼安靜了。你還記不記得以前這裡好安靜，幾乎聽不見外面的聲音，我好喜歡這裡的安靜，有著一種與世隔絕的氣氛。

阿 風：現在幾乎不可能了。（走向手提箱及袋子）我要走了。

小 雯：去哪？（會意過來）這麼晚了你還要賣？

阿 風：這時候去剛好。夜間部放學了，補習班也下課了。怎麼樣，要不要一起去？

小 雯：去散散心也好。一個蹺課的老師去擺地攤，太好玩了（提了一袋）

阿 風：帶妳去一個很好玩的地方，可是有夠吵

（他們同下）

（嘈雜歌聲中，小羅子帶筆記本自內室，上）

小羅子：都走了，小雯也走了。（咒罵）吵死了。這麼吵，怎麼睡？（站上「舞台」將筆記本翻開，邊讀邊想）「但是，那些終將瞬間消逝的生命並不孤單，因為有顆守護星，始終高懸在月彎，閃耀，閃耀，閃耀，始終與出現的新生命，相互照耀著彼此的光彩」月彎，守護星，閃耀，孤單。為什麼我覺得這麼孤單呢？孤單 瞬間消逝。瞬間消逝，瞬間消逝，怎麼表現瞬間消逝，怎麼表現呢？（他做了幾個動作）吵死了我想想看，瞬間消逝 專心一點，專心 吵死了。

（他開啟音響，調高音量，試圖以播放出來的海浪聲，淹沒窗外的歌聲。）

（音樂、歌聲彼此持續激盪著。）

- 幕落 -

第三幕

又一個多月後。

景同前一幕。「舞台」上、下的景觀，包括 cube，階梯，平台及其他道具皆已設置妥當。傍晚。

幕啟時，小雯與阿風各自著裝在「舞台」上、下的表演空間呈現。他們僅以肢體動作呈現「閃躍」、「出現」與「消逝」的意象。

小羅子與阿秀在一旁觀看，「海浪聲」自身旁的音響傳出。表演進行時，小羅子不時與阿秀交頭接耳，邊看邊給筆記，阿秀則記錄下來。

表演結束，小羅子關掉音樂。

阿 秀：先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再排。你們去把衣服換下來，導演會給筆記。

雯、風：好。

（他們往內室，下。）

阿 秀：記者會的時間敲定了，這是新聞稿。

小羅子：（接過新聞稿，沒看）再兩個禮拜就要演出了，戲還是出不來。為什麼做出來和想的差這麼多。愈看愈覺得奇怪，好像不是我的戲。

阿 秀：小熊說他要比賽，會晚點到。

小羅子：從第一次大家見面橋時間到現在，妳算看看，演員全部到齊的有幾次？根本沒幾次，數都數得出來。難得到齊的那幾次，又說會晚點到。忍耐也是有極限的。

阿 秀：那 要不要叫他現在馬上過來？

小羅子：不用了。其實我知道他要比賽，他跟我講過了。只是忍不住想抱怨幾句。

阿 秀：（難以啟齒）我 我今天有事要早點走。

小羅子：又有事？算了，問也是白問，每次都不講，不講算了。

阿 秀：不是，是我 -

小羅子：妳不講也好，反正我早就被孤立了，我跟你講，我愈被孤立就愈堅強。

阿 秀：沒有人要孤立你，你不要想太多。

小羅子：等一下替我把筆記給演員。

（小雯、阿風上，將換下的服裝拿給阿秀。）

小羅子：（對阿秀）把筆記給演員。（往內室走去）

小 雯：小羅子，走，去小梅阿姨那裡，我跟你一起去。

小羅子：去那裡幹嘛？

小 雯：去和她道歉。

（小羅子往內室，下。）

小 雯：（對小羅子兇喊）你把人家罵得這麼難聽還不道歉！

阿 風：小雯，算了啦。

小羅子：(回來，異常平靜)她難道就沒有罵我嗎？(下)

阿 秀：(岔開)你們衣服會不會不合身？

小 雯：還好，剛好。

阿 風：我的剛剛好。

阿 秀：(遞過去)小雯，這是導演給妳的筆記。阿風，這是你的。

阿 風：(接過來，看)哇，筆記真多。

小 雯：(接過來，沒看)謝謝。阿秀，妳幫我去和他說，向小梅阿姨道個歉，我陪他一起去。他把人家罵得這麼難聽，事情連轉圜的餘地都沒有了，現在可好，人家要我們十天以內一定要搬走。

阿 秀：他們兩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？

阿 風：還不就是那天晚上。

小 雯：就是大家都喝了酒那天。

阿 秀：那天晚上，我好像 - 有事先走了。

小 雯：對，妳先走。妳走沒多久小羅子就去睡了，沒排戲，後來我們大家都走了，走的時候小梅阿姨他們還在唱歌。後來的事我也沒親眼看到，要不是前兩天小梅阿姨告訴我的話，小羅子根本不會說，我也不會知道的。

阿 秀：那小梅阿姨是怎麼說的？

小 雯：聽她說，小羅子後來不曉得發什麼神經，把音樂開得非常非常大聲，然後她來叫小羅子把音樂關小聲一點，小羅子不聽，還說是她先唱這麼大聲的，結果兩個人大吵一架，小羅子罵了很多難聽的話，說什麼她房租愈飆愈高，是個 - 是個趁火打劫的奸商。這句話說得太重了。

阿 風：可是她要我們十天以內搬家，那是不可能的，小羅子現在不可能搬家的，除非是這齣戲不演了。

小 雯：那能怎麼辦？房子是人家的。

阿 風：妳最好現在什麼都別和他說，尤其是道歉的事。

小 雯：我知道他滿腦子只有排戲，其他什麼都不管。我現在只希望兩邊有話好好說，搬家的事能緩一緩。小羅子要是肯道歉，說不定還能拖到演出之後再搬。阿秀，妳幫我去和他說說看好不好？

阿 秀：(為難)我，我現在也不太敢和他說些什麼，因為 -

小 雯：我喜歡有話直說，如果我現在再去和他說，搞不好我們會大吵一架。

阿 秀：(想了一下)那用寫的好了，這樣可能比較好。妳把想說的寫下來，我再拿去給他。(遞紙筆過去)

小 雯：好吧。(邊寫邊問)阿秀，妳上次說的那個戲，決定去演了嗎？

阿 秀：(悄聲)噓，小聲點，我怕小羅子聽到。早就開始排了。我剛才本來想跟他說的，想一想還是算了，他知道了一定會不高興的。我原本還想跟小羅子請假的，現在我還是向那邊的劇組請假算了。

小 雯：寫好了，麻煩妳拿去給他，謝謝。

阿 秀：好。（往內室，下。）

小 雯：小羅子情緒愈來愈不穩了。

阿 風：現在最好什麼都別跟他說。我本來想跟他說，可以考慮搬去對面和教會合租一間，因為很划算，後來還是忍住沒說。

小 雯：大家都想幫他，可是他 - 他偏執，不切實際。他比我更不切實際啊。你沒來之前，我就跟他說了，怎麼勸他都聽不進去，就是不肯道歉，後來你進來 - 對了，你今天怎麼提早來了？

阿 風：我今天真他媽有夠背，東西賣不好也就算了，還被連開了三張罰單，兩個小時之內連被開了三張，每張都一千二。我東西收一收都先拿回家了。今天有夠不順。

小 雯：難怪你今天身體有點ㄍㄟ，不夠鬆，和之前的感覺不大一樣。來，我幫你按摩一下。

阿 風：嗯，好吧。

小 雯：（按摩著）肩膀這裡果然很緊。

阿 風：嗯，舒服。

小 雯：喂，你下次去擺地攤記得跟我說，我還想再去。

阿 風：那大概要等到演出之後了。這幾天排戲累得要死，想好好休息，暫時不賣了。

小 雯：你有沒有想過演完戲要做什麼？除了賺錢以外，除了去旅行以外。

阿 風：除了賺錢，就是去旅行。除了旅行，就是去賺錢。

小 雯：不演戲了？

阿 風：說不定，說不定這是最後一次演戲了。

小 雯：不行，我們下次還要一起演。

阿 風：（笑）去哪裡演？街頭賣藝？

小 雯：（笑）那也好，你拿絲巾變魔術，我在旁邊伴舞。

阿 風：變魔術是個好主意。我實在想不出來，除了變魔術以外，怎麼才能做到「瞬間消逝」，怎麼用肢體來呈現這個概念。我不管怎麼做，小羅子好像都不滿意。噢，輕一點。

（小羅子與阿秀，上。小雯與阿風起先沒意識到他們。）

小 雯：你下次去旅行，帶我一起去好不好？

阿 風：（笑）喂，太輕了，這樣會很癢ㄟ，哈

小 雯：（笑）怕癢，（騷他癢）帶我去好不好，你答不答應

阿 風：不要鬧啦，噢

小羅子：算了，阿秀，我改變主意，這沒什麼好道歉的，我也不想去道歉了。沒關係，我有解決的辦法，不用擔心。你筆記給他們了嗎？

阿 秀：給了。

小羅子：好，開始排戲，從頭再走一次。

（小雯與阿風就位）

(配樂起)

(他們開始呈現)

小羅子：(演到一半時喊停)停。很怪。再來一次。

(他們重來。)

小羅子：(比先前更早喊停)停。就是這個動作。再做一次。

(他們重做。)

小羅子：(打斷)停，這個動作不對。這個動作，這個「瞬間消逝」的動作，原本不是這樣做的。也不應該這樣做的。我給你們的筆記都看了嗎？

阿 風：看了。

小羅子：小雯，妳呢？

小 雯：我，我還沒看 我在想 -

小羅子：在想跟排戲完全沒有關係的事。難怪看起來不像我的戲，因為這根本不是我想要的表演。你們的表演改了，跟原先演的方式不一樣。

阿 風：因為原先的動作演起來不太順，所以 -

小羅子：所以就用自己的方式去偷、去打折扣？為了演起來順就可以滑過去，結果整個表演糊掉？我早就知道，你們根本不相信我，根本不相信在舞台上可以做到「瞬間消逝」，除非那是變魔術、耍特技！

阿 風：我們做出來的，不全都是你要的東西嗎？

小羅子：但是做的方式不對，你們改了。難怪看起來不像我的戲，因為你們沒有完全按照我的方式來做，你們又回到了原點，犯了所有演員會犯的毛病，就是剛開始排戲我和你們講過的，那種庸俗、老套的、一成不變的 天哪，我極力想避免的東西，居然出現在我面前！

小 雯：好了，別說了，繼續排吧。

阿 風：我有個問題，我不知道該怎麼做，現在我腦子裡一團混亂。

小羅子：那就先把你那些媚俗、粗糙的表演方式拿掉，把你最喜歡玩的東西，什麼旅遊直銷、什麼直銷講師、推銷員、生意人等等那些廉價的表演方式，全部拿掉！

阿 風：(不滿)你當然可以全部拿掉，但你不能這麼說。那些東西不媚俗，也不廉價。

小羅子：「表演」，不是在向觀眾販賣商品。

阿 風：「表演」，也不是在自己的世界裡自言自語。

小羅子：(壓抑怒氣)我現在沒時間跟你吵。從現在開始，你就照我說的做，非這樣不可。動作一定要精準，只要一拍不對，我就 -

阿 風：所以剛才呈現的，全部不要 -

小羅子：不要。我要原來的那種，就這樣。演員應該信任導演。

阿 風：導演也應該信任演員。

小 雯：(岔開)好了好了，從頭來，還是從中斷的地方來？

小羅子：從頭來。

阿 風：怎麼演，搞不懂

（正當阿風苦思著該怎麼演而準備回去就定位時，不小心碰撞到正準備回座位的小羅子。小羅子立即轉回去用力推阿風，使阿風差點摔倒。）

小羅子：（發火）你幹嘛？不爽喔？

阿 風：（惱怒）你推我幹嘛？

小羅子：不爽就講啊！！

阿 風：你吼屁啊！！

（小雯、阿秀忙將二人拉開。）

小羅子：你吼什麼！！

阿 風：幹，你推我幹嘛！！

小羅子：我就推你怎麼樣！！

阿 風：虐待狂！！

小羅子：冷血！！

小 雯：都給我閉嘴！

小羅子：自私自利！！

阿 風：自大！自溺！！

小羅子：根本不配當演員、你不配！！

阿 風：自以為是又自不量力！！

小 雯：你們不要太過份！

小羅子：那是你 - 自以為是又自不量力！！拋棄家庭！！拋棄自己的老婆、兒子！！

（停頓）

阿 風：不像有的人 - 做出來的戲沒人看，還非要把劇團搞垮為止！！

（停頓）

（阿秀擦掉眼淚，不久自窗外漸傳來卡拉 OK 的嘈雜歌聲。）

（女孩，上。）

女 孩：我可不可以進來看你們排戲？我真的很想 （發覺氣氛不對，下。）

小 雯：（往窗外）今天天氣好悶，雨下不來。我們一起出去走走好不好？

（拎著網球拍的小熊，上。）

小 熊：（看到大家都不講話）我沒遲到吧？

小羅子：（待在原處）你們今天比賽怎麼樣？

小 熊：（揚揚得意）當然贏了。教練本來不看好我會贏球，結果今天我剃了對手一個大光頭，賞給他一顆大鴨蛋。明天教練還要派我上場。

（卡拉 OK 的歌聲愈益嘈雜）

小羅子：（拿起其中一支）你用的是這支球拍？

小 熊：不是，是這一支。這支球拍的磅數比較重，比較適合我拿。

小羅子：（接過那一支）你有空教我打。我需要常運動。

小 熊：好。看你什麼時候有空？

小羅子：我有空，時間多得很。我什麼事都不會做，連做出來的戲也沒人看，我是無業遊民，跟流浪漢沒什麼兩樣。你吃過飯了嗎？

（卡拉 OK 的歌聲更加嘈雜）

小 熊：吃過了。唱得好難聽，還愈唱愈大聲。

小羅子：對啊。應該想個辦法叫他們不要再唱了。我不知道怎麼搞的 - 今天特別餓，好想大吃特吃。（對著由網線穿成的拍面）從這裡看出去，好像被困在網子裡一樣。哈，我被困在網子裡了，你看 （準備離開）

小 熊：你要去哪裡？

小羅子：（異常平靜）去和小梅阿姨道歉。（下）

（卡拉 OK 的歌聲夾雜著歡鬧）

小 熊：去道歉？導演怎麼了？我今天沒遲到吧？

阿 秀：沒有，沒事。

小 熊：妳剛才哭了？

小 雯：阿風，你太過份了，你們兩個都太過份了。你明明知道他 算了。

小 熊：剛才怎麼了？

阿 秀：沒事。

小 熊：我有和小羅子說今天會晚點到，因為要比賽 -

阿 秀：他知道。

小 熊：妳是不是身體不太舒服？

阿 秀：很不舒服。

（卡拉 OK 的歌聲與音樂戛然而止）

小 熊：終於停了，他們最好不要再唱了。阿秀，妳還好吧？

阿 風：好吧，我去找小羅子。

（阿風剛到外門口，小羅子衝了進來，血流滿手，持著已變形的球拍。）

（眾人驚呼，場面混亂。）

阿 風：快點，裡面有醫藥箱。（阿秀往內室，下）小熊，先去拿衛生紙，快點快點。（小熊隨阿秀，下）坐下來，先把手抬起來

小羅子：（帶著征服者的霸氣）不唱了，他們不唱了，終於給我閉嘴了。

小 雯：（驚恐）小梅阿姨，你 你去小梅阿姨那裡？

小羅子：（意猶未盡地）我去向她道歉啊。我用這支球拍向她道歉，說了好大一聲「對不起」。滿意了吧？

（阿秀、小熊上。）

小 熊：（接過變形的球拍）我明天比賽還要用的

阿 風：（看著傷口）上面好像有一些碎玻璃，對，有一些碎片，先拿雙氧水沖一下

（大家手忙腳亂，忙成一團。）

小羅子：（甩開眾人）麻煩，用水沖一沖就好了 （往內室，下。）

（除小雯外，眾人急忙隨小羅子，下。）

小 雯：(往窗外)我不要演了，不演了

- 幕落 -

第四幕

七個月後。

景同前一幕。「舞台」的背景黑幕已拆走。「舞台」上，除各人的隨身背包及一台音響之外，別無旁物。外門附近堆放著一些 cube、平台及紙箱，都是準備搬走的東西。

幕啟時，阿風與小熊邊笑邊聊，各抱了一個紙箱，自內室，上。

阿 風：就放在這裡，我看看。（清點了一下）這些是要還給阿原他們劇團的，好，都到齊了。等一下再一齊搬上車。

小 熊：（走路有點不自然）儲藏室好像還有一些東西沒搬。（往外門）阿秀她，會不會不來了？

阿 風：她會來，只是會晚點到。

小 熊：不知道她現在變得怎麼樣了？我在部隊寫信給她，她只回了第一封。我看起來是不是變胖了？

阿 風：是變壯了，真的，看起來比以前更結實。你的腳還在痛？

小 熊：已經比先前好很多了。以前在學校打網球都沒長過這麼大顆水泡，沒想到下部隊行軍才走這麼十幾公里的路，就長了個大水泡。

阿 風：水泡算什麼，還有人長那種血泡，泡裡面全是血，有夠噁心。（笑）這大概就是部隊裡「血濃於水」的感情吧。

小 熊：我們連上有一個三十幾歲的阿伯，唸完博士才來當兵，都有小孩了，可是有夠悲觀，被我們連仔、輔仔約談過好幾次，他最常講的一句話就是：「我的小孩躲不掉，所以來到這個世界。我自己躲不掉，所以來到軍中。」

阿 風：哈，這種人是個大笨蛋。我是這麼想的，高興過一天，不高興也是過一天，既然躲不掉，那就去接受，沒什麼大不了。現在當兵不到兩年就退伍，時間一下子就過了。想太多，時間愈過愈慢。

小 熊：那是因為你早就退伍了才這樣講，你們當然覺得時間過得快。

阿 風：過得太快了，（趁機摘掉小熊的帽子）哈哈

小 熊：（頂著個三分頭去搶帽子）可惡。

阿 風：哈哈 好啦，還給你。

小 熊：（戴好帽子）不能讓阿秀看到我的頭髮，醜弊了。

阿 風：看看你的頭髮，想不到這麼快你就畢業、入伍當兵，變成大光頭了。時間過得真的很快。你看，我們上次一起演的《海鷗》，演完到現在，半年過去了，時間一晃就沒了，所以呢，你也會很快就退伍的。

小 熊：對啊，都半年了。那時候要不是小羅子和小雯一起去跟小梅阿姨道歉，又把砸壞的東西賠給人家，說不定《海鷗》根本演不成，我們早就被趕

走了，也不會拖到現在才搬家。

阿 風：事情做不做得成，往往在一念之間。小羅子到最後還是得向人家道歉賠錢，才把事情解決了。所以你也一樣，小熊，平安退伍最重要，有時候想開點，妥協一下，事情就解決了。退一步海闊天空，又不會少你一塊肉。

（小羅子自內室，拉著行李箱，上。）

小羅子：東西都搬得差不多了。小熊，裡面還有阿秀的東西，去拿出來。

小 熊：好。（往內室，下。）

阿 風：（指儲藏室）你裡面是不是還有東西？

小羅子：都是劇團以前留下的小東西，拉里拉雜的，我的行李箱應該裝得下。

阿 風：那我先把這些東西搬到車上。

小羅子：阿風，等一下你和小熊去把東西還給阿原，我就不去了。

阿 風：（略微錯愕）你，不是講好了嗎，你不搭個便車去看一下新的排演場？

小羅子：（望向窗外）我待會走過去就好了，就在對面那裡，又不遠。

阿 風：好，那我和小熊先把東西還給阿原，然後我載他回部隊，反正很順路。

小羅子：以後要和教會共用一個場地，排戲還要錯開他們聚會、演講的時間，麻煩死了。

阿 風：不過房租也兩邊分攤，比這裡便宜多了。

小羅子：好，該走了，小熊快遲到了。

阿 風：（掏出一些鈔票）小羅子。

小羅子：幹嘛，你幹什麼？

阿 風：你收下。

小羅子：（連忙推擋）你幹什麼，我不要。

阿 風：我從來不跟你客套，可是這件事我一直覺得我也有責任。雖然是你把小梅阿姨家的門窗玻璃、卡拉 OK 給砸爛的，但是我覺得我也有錯。不能讓你一個人賠錢，我早該把錢給你了。

小羅子：東西是我砸的，我本來就應該賠錢，你不用給我。

阿 風：我也不是要全部都賠，我只賠一半就好了。

小羅子：你非要給我不可？

阿 風：我知道你不喜歡「錢」這種庸俗的玩意，可是這次我不管。你如果不收下，那我這趟到南部去玩，也會玩得不高興。

小羅子：靠，我非收下不可？

阿 風：一定要收下。

小羅子：好吧，你的錢我收下了。不過呢，我決定先把錢放你那裡，你替我保管一陣子，我什麼時候想拿，我就會找你拿，到時候一毛都不能少。怎麼樣？

阿 風：你（把錢收好）好，真么不過你。

小羅子：謝了，阿風，你幫了我很多忙。去好好玩一玩，這次到南部，記得多拍

點照片回來。啊，對了，我還有上次《海鷗》演出的劇照沒拿給你們。
(小雯自內室，上。)
小羅子：你們等一下，我去拿上次演出的劇照。(拉著行李箱進儲藏室，下。)
小 雯：你們要走了。
阿 風：對啊，馬上就走。
小 雯：小熊還在裡面。
阿 風：等他出來我們就要走了。
小 雯：剛才在裡面整理東西，你一句話也沒和我說。
阿 風：是嗎，有吧。
小 雯：沒有，你在躲著我。
阿 風：沒有啊。
小 雯：只有我這個傻瓜，才會一直記得我們在一起的那個時候。
阿 風：時間會教人忘記的。
小 雯：可是有些事，是想忘也忘不掉，時間永遠都帶不走的。就像我記得，我們第一次見面的時候，就在這裡。我們在這裡一起排戲的時候認識的，這個舞台 那塊黑色的幕被拆掉了，沒有了。
阿 風：我已經搬上車了。
小 雯：(忍住淚)學生最近要忙著考試。如果能不上課，我就跟你一起去南部玩。
阿 風：以後還會有機會。
小 雯：是嗎？我不確定。我只能確定，我們再也不會回來這裡，這是我們最後一次在這裡了。
阿 風：我第一次和最後一次演出都在這裡，不容易，(笑)算是「有始有終」。
小 雯：最後一次了，(偷襲地吻了阿風一下)最後一次。
阿 風：我現在只想一個人，自由自在。
(小羅子拖著行李箱，腋下夾著相本及照片，上。)
小羅子：翻了老半天才找到。(遞相本及照片)阿風，這是你的。小雯，這是你的。(他們接過照片、相本)還有一些其他的照片都放在這個相本裡。
小熊呢？(喊)小熊。
小 熊：(在內室)喔，來了。
小 雯：阿秀還沒來，你們等她來了再走吧。
阿 風：(笑)你們看這張照片，動作好好笑 (三人湊著看)
(小熊，拿了一個裝滿的紙箱，上。)
小羅子：叫你去把阿秀的東西拿出來，結果動作這麼慢。
小 熊：抱歉。我把她的東西稍微整理了一下。(對小羅子)你儲藏室裡面是不是還有東西？
小羅子：(拍了拍行李箱)我都收好了。
小 雯：整理？(笑)你偷翻人家阿秀的東西，可惡的阿兵哥。

小 熊：我哪有偷翻？奇怪，她怎麼還沒來？

小羅子：可能還在排戲。

阿 風：該走了，時間差不多了。小熊，你快來不及了吧？

小 熊：是，可是我

小羅子：走吧，快遲到了。

小 雯：一起走吧，我搭個便車回家。

阿 風：這樣好了，我先去把車子開過來，我們再一批批搬上車。這個平台和 cube 可以先搬。小熊，來，我們先把這些搬出去。

（小熊放下小芳的紙箱，與阿風合搬了平台和 cube，下。）

小 雯：（對小羅子）來，我們幫忙搬這些吧。

小羅子：小雯，等一下，（自行李箱拿出一紙本，遞過去）這 給妳。

小 雯：（接來翻開）這是什麼？你寫的。劇本？

小羅子：不是。比劇本真實多了。

小 雯：（快翻了一遍）這麼多。寫什麼，這麼神秘？（翻開第一頁，念）「等了三年，小雯終於回來了。頭髮比出國前更短。我想起三年前她出國上飛機時，因為不想讓我們看見她掉眼淚，（漸漸放慢）所以她一直打呵欠，用呵欠遮蓋住淚水。她絕不輕易掉眼淚。我把這一切全看在眼裡，（更慢而輕）我對她的愛 」。

小羅子：不要念了，真尷尬，拿回去看吧。快收起來，收好。從排戲開始，直到現在，我把想對妳說的話全寫在裡面了，雖然我知道，我們只能當朋友而已。

小 雯：你 以後還會再見面的啊。

小羅子：可是，再也不會回到這個排演場了。我把它給妳，是希望為妳 - 也為自己，再留下一些美好的回憶。妳記不記得，以前這裡人好多，好熱鬧。大家在這裡吃喝拉撒睡，聊天，聊八卦，唱歌，談戀愛。那時候，有個小胖子，和一位大美女一起演了一齣戲，叫做追尋的《尋》

小 雯：可是現在，小胖子早已經瘦得不像話了。

小羅子：小胖子那時候好胖，是第一次演戲又沒自信，可是大美女對他說：「你做得到，只要你想去做。」就是那句話，所以讓小胖子像劇中那個乞丐一樣，那個看不見的乞丐，一直追尋夢想，追到現在 -

小 雯：現在，大美女早就追不上小胖子了，大美女跑得太累，想休息了。

小羅子：小胖子也愈來愈跑不動了，而且他愈來愈明白，劇團那時候的熱鬧和風光，不管怎麼做，好像再也追不回來了。

小 雯：所以大美女要告訴小胖子，這算不了什麼，追不回來就讓它去吧。

小羅子：但他不得不承認，自己終究是個平凡人，一個沒沒無名、起不了什麼作用的小人物。

小 雯：不是的。

小羅子：因為他要的那些表演形式，自己始終做不到，日子一天天過去了，最後

他掉進自己的框框裡面，去玩一些自己愛玩的老套，再也跳不出來了。

小 雯：不，小羅子，你幫了我一個大忙。演了這麼久的戲，直到我們一起排演《海鷗》，我才「意識」到 - 終於「意識」到 - 自己的表演出了問題，覺得自己的表演好像少了些什麼。雖然到現在我還是說不上來，還是不確定那到底是什麼，但這就夠了，真的，如果沒有這次演出、不是你導演的話，我可能一輩子都意識不到自己的問題，因為我「意識」到了，所以我學到了，我很高興，也覺得很幸運。

小羅子：(激動地擁抱她)小雯，謝謝。

小 雯：你這個導演，什麼都好，就是脾氣不好，最後傷害別人也傷害自己，何必呢？讓我看你的手，好多了吧。

小羅子：早就好了。

小 雯：這道疤痕特別明顯

小羅子：每次看到這些疤痕，就會想到那天發生的事，還有後來，我們一起去道歉。我居然會去道歉，(笑)這完全不像我會做的事啊。

(阿風、小熊，上。)

阿 風：走吧，我們把東西都搬下去，一趟就好了，應該可以全部搬完。

小 熊：阿秀不會來了，她的手機還是沒開。

阿 風：那就等下次休假吧。

小 雯：她下個月演出，別忘了。

小 熊：她把我給她的髮夾，那個在十元店買的髮夾，扔在紙箱裡。

阿 風：還有機會見面的，走吧。

小 熊：又要收假回部隊了，等了半天她還是沒來。

小羅子：小熊，你自己要好好保重聽到沒？不要又受傷了。有沒有想過當完兵要做什麼？

小 熊：當完兵可能繼續念書吧。繼續念書，才可能繼續演戲，要不然就 - 其實會不會繼續念，我也不確定。

小羅子：徬徨的大學生

小 熊：(傻笑)如果不去當兵，我現在還真不知道要做什麼呢。

阿 風：你終於找到當兵的好處了。走吧。

小 熊：(壓了壓帽子)她沒來也好，起碼不會看到我的頭髮，醜弊了

阿 風：(與小熊合搬)終於要搬走了，小心一點

小 熊：小羅子，不要忘了阿秀的紙箱 (與阿風，下。)

小羅子：(準備搬剩下的東西)好，我會記得帶走。

小 雯：等一下，小羅子，我還想再看看窗外，看最後一次。(站上「舞台」)我以前最喜歡往窗外看了。(望向窗外)星星，紅色十字架 - 要搬去對面教會那裡了，星星 (忍住淚)其實根本沒什麼好看的。走。

(除小羅子的行李，音響，阿秀的紙箱以外，他們合搬所剩的東西，下。)

(空台。阿秀上，顯得有些精疲力竭，環顧片刻，確定沒人。她看到她的紙箱，

拿起來，往裡面翻了一下後，放下。想了片刻，然後以空手模擬「拿起紙箱」以及「翻東西」的動作，十分專注。）

（小羅子上）

小羅子：阿秀。

阿 秀：（嚇了一跳）小羅子。他們，他們都走了？

小羅子：走了。你怎麼現在才來？小熊一直在等妳。

阿 秀：我在排戲，今天 排得比較晚。

小羅子：妳還好吧，看起來很累。

阿 秀：沒 沒什麼。

小羅子：戲排得怎麼樣？下個月就要演了。

阿 秀：不怎麼樣。

小羅子：怎麼說？

阿 秀：（歇斯底里）你別問了。我不適合當演員，一點都不適合，上次演第一齣戲的時候我就應該知道，可是我這次居然還要演，做又做不好，下個月就要演了，今天，今天排戲我一個人站在導演面前，站在其他演員面前做動作，（哭）一直重複，一直重複，可是一直做不好，一直做到剛才來之前，還是沒做好，所以來晚了

小羅子：這是急不來的。妳可能需要好好休息一兩天。

阿 秀：不，我不休息。我把所有的工作都辭了，現在我只要一睡醒，就想著排戲，很想把戲演好，你這次一定要來看，一定要來。

小羅子：我一定會去看。

阿 秀：（抹掉眼淚）我終於明白演戲是什麼感覺了 - 真的很挫折。但是我也知道，一旦熬過去、克服了困難，就再也感受不到比這更快樂的事了。

小羅子：這次我一定要去看。妳第一齣戲我沒看到，因為那時候《海鷗》快要演了，實在沒空。妳那時候排戲，還這邊那邊兩頭ㄍㄚ，也沒告訴我。

阿 秀：我才不敢，免得你又會胡思亂想，以為大家都各忙各的不幫你。

小羅子：我才不會這樣想。

阿 秀：那是現在回想起來才覺得不會。現在 東西都搬走了，人都走了。小熊，小雯，阿風，都走了。你記不記得那時候，《海鷗》剛開始排的時候，就在這裡，就在這個位置，我們打了個賭？這裡是阿風的箱子。

小羅子：當然記得。

阿 秀：結果，阿風的箱子裡面有一條絲巾，我贏了。（笑）還好我贏了，如果我輸了，就不會上台演戲了。

小羅子：妳贏了，我輸了。妳不是說我輸了，就要老老實實回答你一個問題嗎？

阿 秀：那 那個問題，現在已經不重要了。

小羅子：到底要問什麼？妳一直沒問，我還以為妳忘了。

阿 秀：我沒忘，只是不問了。

小羅子：那到底是什麼問題？

(停頓)

阿 秀：你已經回答了。

小羅子：有嗎？

(停頓)

阿 秀：用你的眼神回答了。

小羅子：用眼神回答？

(停頓)

阿 秀：那種眼神，只有在看小雯的時候才會出現。

小羅子：看小雯的那種眼神 喔，我懂了。

(停頓)

小羅子：(往窗外)紅色十字架，星星，今天晚上天氣很好。

阿 秀：對啊。

小羅子：我每次往窗外看，總會不停地想：「人們已經擁有一個世界了，為什麼做劇場的還要再去創造另外一個呢？」

阿 秀：我走了，還要趕回去排戲。我只要一看到星星，就會想到你寫的那些台詞：「那些終將瞬間消逝的生命並不孤單，因為有顆守護星，始終高懸在月彎，閃耀，閃耀，閃耀，始終與出現的新生命，相互照耀著彼此的光彩」守護星，應該不只一顆吧。

(她迅速地擁抱了小羅子，轉身就走。)

小羅子：阿秀。(抱起紙箱給她)阿秀，你的話讓我覺得，我做《海鷗》這齣戲，做得很值得。

阿 秀：(接過紙箱，感覺了一下)你再給我一次，(小羅子接回來後再遞過去)嗯，我要把這個感覺記下來。「接」東西和「拿」東西的身體感覺不一樣。接你拿來的東西，感覺又和其他人不一樣，因為 ，我要趕回去排戲了。(下)

(小羅子環顧了一下，提起行李與音響準備離開時，女孩上。)

女 孩：我可不可以進來看你們排戲？

小羅子：排戲？這裡以後不會有人排戲了。

女 孩：你們要搬走了？

小羅子：對。

女 孩：那我可不可以看一下，一下就好了。

小羅子：好啊。你為什麼會想來看排戲呢？

女 孩：為什麼？不為什麼。因為喜歡，因為想來就來。這是舞台嗎？

小羅子：是啊。

女 孩：(站上「舞台」)你在這上面演過戲嗎？

小羅子：演過。

女 孩：不知道站在上面演戲，會是什麼感覺？

小羅子：感覺

女 孩：為什麼站在上面的人，看起來那麼魔幻、那麼迷人，像是從另外一個世界來的呢？

小羅子：魔幻、迷人

女 孩：為什麼，他們是怎麼做到的呢？

小羅子：不知道。不過，我會繼續待在劇場。總有一天，我會知道的。

- 幕落 -

劇終